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九 玉藻 一此 第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玉藻第十三 疏按鄭目錄云名曰玉藻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糾為之貫玉為飾此於別錄屬通論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註卷作袞 哉

訂義註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 疏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故也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

下各有差降則九玉皆九寸七王者七寸以下
皆依疏數等而衣謂為差後玄漢明帝時用曾
旌之說皆用白玩珠與古冕也云延冕上覆也者
以三十升之布染之為云覆於冕上也前後冕
謂以板為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
之於板相其為一延覆在上也故弁師註延冕
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冕而意同也皇氏
以弁師註冕延之覆衣上以弁師經皆冕文段
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云延
冕上覆今刪定謂本所師註皆云延冕之覆在
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謂弁師冕延
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按弁師註意云延
冕之覆在上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三玄
表然冕者纁是未之小引者周禮纁氏云三入
為然鄭註士毯禮云衣則四入與是纁未同頽
故註弁師朱裏與此不其云字或作衣者按引
服作衣字故云或作衣是字或作衣也但禮記
之玄玄作春字其正經引服及冕禮皆作衣字
故鄭註三制王春俗讀其通則曰衣是也其六
冕玉飾上下貴飾之珠並已冕王制縱謂此畧

論不疏從天子玉藻至食無樂總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幷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此年貶降之禮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天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前後邃延者言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故云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比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

疑義疏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貫徧周

而復始其三采若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若先朱
後緑皇氏沈氏並為此説今依用焉
廷華案互采當明互正色註疏因聘禮記説兩
以朱白蒼言之此疏亦其一耳彼案詳之

玄端
閏門

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
左扉立於其中端依註作冕下諸侯玄冕同
訂義註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
東門閏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閏月
非常月也凡聽朔必以特牲疏知端當為冕若凡衣服皮弁尊次
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畢於聽朔今天子皮弁

視朔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乎於視朔崇諸侯不顯且聽朔大視朔小故知端當爲冕謂

玄冕也是冕服之下廷莽莱大宗伯日月星辰居昊天上

帝司服祭羣小祀此次見朝日非古制也

疑義註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

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聽其朔於明

堂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古其帝及神配以文王

武王疏云南門謂國門之者答叙緯云明堂在閑之陽又異義淳於登說明堂在三里之

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成南門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對見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

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祭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

云凡侯於東箱若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

制度焉故知比衣建說衣物有史有房也周公
揭改制禮作宗乃立明宗於王城如鄭此言是
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在右房也
覩禮在文天之廟而記云凡從於東廟若是記
人之既誤其或可丈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
東房西房說魯之太廟如文王之廟明堂經云
君參見立於階夫人制律立於房中是也案記
註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之然西
鄭宮宗既如諸侯制按詩斯于云西南其戶箋
云路寢制如明堂是京云之時在廟京而云路
毅制如明堂則西鄭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
而改門鄭答之云周公制於上中洛誥云王不
大室祿是顏命成王崩於廟京承先王宮室耳
宣王承說又不能如周云之制如鄭此言則成
王崩時圖先子謂宮室至康天已後所營依天
子制度京宣天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逸依
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
先王之宮室也若言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
按詩王諷右治栽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
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諸制以云謂路

稷下之照藏散有居也熊氏云平王敬端路說不從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

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

朝諸侯其外名曰辟雝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

二室室四户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

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

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

案今禮古禮各有其義說無明文以而之室之閭也禮戴所云雖必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

章凡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為非古制也西堂十二室字誤

本書云九室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

山添

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
帝者諦也炎上可承五帝之神五精之神實在
大微於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說文明堂於巳
山北為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
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
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
於數山鄭此古是明室用濤於登之說禮叢說
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
子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
君入太廟視朔吉殺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
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般氏云明堂祖廟並與
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
明實門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
韓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
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為一也孟子曰齊宣
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並子對曰夫明堂者
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
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
此數鄭皆不用其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

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惟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按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按其義公羊傳歲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若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不顯朔廢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周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朔廟而因告朔以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

耳路 堂設 之牢 諸祭 自廟 享知 其二 鄭明 周是 然陽
於設 門門 享故 侯之 皇皆 從告 是時 以矣 讀以 後改
恭門 中終 是司 告是 考月 祖朔 與皆 公如 有加 當卜
當終 樂月 其尊 朔告 王祭 廟與 非以 羊比 朝猶 朝牛
閏月 太者 則奏 以朔 考之 下朝 皆先 閏言 享識 廟牛
居謂 史以 也朝 羊與 故是 至廟 謂朝 月從 之之 卯元
然終 云閏 云享 其朔 祭也 考異 朝廟 不在 禮論 然乃
衰竟 閏非 然之 朝廟 法又 廟者 朔而 告文 祭語 既不
也一 月常 其祭 享不 云諸 故扶 而因 朔說 然曰 當卯
改月 當月 朔用 不用 諸侯 祭天 因告 為人 財子 三猶
鄭祈 王無 於虎 依又 侯告 法子 告朔 非以 古貢 望三
註聽 居恒 明矣 四天 自朔 云告 朔三 以先 朔欲 今望
太之 門居 堂雖 時子 皇在 日朔 供者 左告 與去 廟門
史事 然之 門奏 常告 考太 考於 失告 氏朔 朝告 其言
云於 月處 中大 禮朔 以廟 廟明 之失 告而 廟朔 大猶
於一 是故 還養 故以 下而 曰堂 也故 朔後 祭之 存者
文月 還在 處山 用特 皆朝 王其 鄭鄭 為朝 異餼 其告
王中 處明 路尊 大牛 月享 考朝 謚云 是廟 亦羊 細朔

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於明堂門又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朔之餼羊註云天子特牛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故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其義非也

廷華崇朝日當於東郊註以東門為國門是也若告朔在廟廟在雉門外聽朔則當在路門外之正朝雉門路門皆在路寢之南是所謂南門耳雉門註以為閽門非註蓋誤以告朔在明堂故為是說所謂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者亦傳

會明堂宗祀言之是不足據詳周禮東且閏月居門亦謂治事言不必宿於此也要之先王宮室皆如明堂朝廟皆然孟子泰山明堂蓋巡狩朝諸侯之處若諸侯來朝及聽朔自當在路寢門外正朝考工云外有九室九室則制同明堂不必別建明堂於國門之外也國陽及疏所引孝經緯及鄭答戴記諸文皆漢方士之異說耳詳太史書至靈臺辟廱文王本非僭王之制武王有天下後乃尊為王制耳孔謂文王作靈臺辟廱其餘猶諸侯制則竟以文王為僭王蓋與文王受命

說同一誕耳若顧命言房羞室之東西房宮室皆有之蓋亦九室所分孔以其與漢人明堂說同乃謂成王時路寢尚如諸侯不誣甚乎月朔朝廟本為告朔說春秋者多混其同異奈其是非衆以為說徒滋擾擾耳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訂義註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為上餘

其次之居者天子聽之端燕居也史之所書春秋尚書具存者瞽樂人之幾猶察也察其哀樂素服下皆自貶損也

疏經云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故記動經云言則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也尚書雖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為少也周禮有五史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省然氏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云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為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註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

偶代故洛指史惠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就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守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覲禮諸公奉篋服大史是右若說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於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御者侍也以瞽人侍側故云御瞽幾聲之上下幾察也瞽人審音察樂察上下哀樂若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傷君之失天子素服乘素車者此由年不順成則天子恒素服素車食無樂也若大札大災則亦素服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己之義故素服此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若其注下即不恒素服惟助君禱請之時乃素弁故司服云士服玄端素端注云素端者為札荒有所禱請也

疏此一節明天子每日視朝皮弁

食之禮遂以食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
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日中而餕者至
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奏而食者
言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
可知也朔月大牢者以月朔禮大加用大牢按
鄭志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
有俎有三牲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
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答云禮記後人
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
等所施不同故鄭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

以經為正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按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孔晁云四方來會助祭也又云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皆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按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令奏鍾鼓鄭註云大食朔月月半是也周禮六飲此以下五飲亦非周法也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

以日視朝於內廟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訂義註祭祭先君也朝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皮弁下天子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入者群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

子言假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挍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二簋而已子卯忌日貶也同庖不特殺也疏知祭先君者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對故知祭先君也云端亦當為冕者以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為玄冕知朝天子者按覲禮云侯氏裨冕鄭註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冕以總云裨冕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者以下文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云天子諸侯皆三朝者太僕云掌燕朝之服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

法註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是三也諸
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
是一也世子又天其在外朝司士為之與北視
朝於內朝官謂路設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北
但云內組對中門外朝為內也文王世子云外
朝者對路殺庭為則此諸路殺門外而稱內朝
明知中門之外別史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
外大門內又者外朝是三朝也應門之內則路
門之外諸侯中門為應門外有皋門魯則庫雖
路入者則入雖門也於經文服君故天子諸侯
服玄端也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此經云朝
服以食諸釋服之後將餘之時又者又如朝時
服朝服以食然則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
小殺釋服至將食之特又朝服立相明也云三
組家魚膳者約特牲禮故知私魚膳也早起初
設之時將食先祭膳以周人至膳至夕將食之
時切牢內為小設而祭之故云異於始裁也云
立相狀者以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
侯言夕則天子亦言夕天子言設則諸侯亦設
諸侯言祭平內則天子亦祭中由以諸侯之夕

扶天子日中故云至日扶知五組加羊豕於其
賜胃者約少牢禮五組但少牢祭神加羊豕有
爲五此當人居所食云有兩有服胃也云朔月
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一簋兩已者以朔月四簋
故知日食二簋以粱稻美稻故知各一簋時云
每食四簋註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敦稻粱之
且此文諸不當作簋宗是氏以注云稻粱以簋
宜當稻粱故以四簋之四簋黍知然否以比而
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食稻粱黍黍各一
簋若設舉則八簋故小稷陳饋八簋當加以稻
粱也按公食大夫禮簋數稻粱此用簋者以其
常食其於禮食人禮食其數更多故公食下大
夫黍稷六簋上大大八簋其稻粱上下大大俱
兩簋又聘禮襃陳上大大專上八簋東西夫各
六簋是其數多也其諸侯故享宗上公簋十侯
伯八子男六簋則得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八
簋故祭統云八簋之賓註云天子之祭八簋黍
則諸設六簋祭統諸侯禮六四簋黍稷者九其
編於廟中不云六簋二簋當之盛故也大大祭
則書四敦少牢禮是也士則二敦特牲禮是也
土

粱

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秦詩云每食四簋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為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數為麤以菜為羹而食之故云忌日貶也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桀諸侯天子可知

䟽此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食服牢條之禮與天子不同之事

疑義註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朝服冠玄端素裳䟽云唯魯與天子同者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褘立於房中也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故公羊云周公白牲魯公騂犅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以上之

之服二王之後不得文始於之君廟時祭泯子以下求玄冕此諸侯聽朔於太廟焦氏云周之天子於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且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大廟數粢得云諸侯受于禰廟與禮乎非也況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卯爲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於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指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按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段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註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

是筆桑註疏每於天子之制輒混入魯與二王

之後儒會無理此亦其一耳士冠禮玄端服本有玄裳黃裳雜裳而無素裳註謂朝服玄端則素裳此註亦然疏又增八太裳美聽說耳士冠禮素之詳明堂位過於誇魯故有袞冕副褘不足引以為據又告朔在廟聽朔自在廟疏謂聽朔在廟非也且告朔當在太祖廟不應在文王廟也然說之非又不足辨矣疏上士玄裳等說士冠禮詳之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踐註作翦

訂義註故謂祭祀之屬疏祭祀之屬者若得宿容饗飫燕在其中矣故云祭祀之屬祭祀之事當身自為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刲羊擊豕是也是宰桒對牲指田獵言當疏大畧比文謂諸侯也大夫無故不殺羊若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故如此按諸侯大夫言集說補正曰凡有血氣之類如螻蟻等皆是殘所謂不覆生蟲啟蟄不殺也

疑義註殘當為翦翦猶殺也疏天子日食少牢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

廷華案記言凡血氣之類則由牛羊豕廣推之可知補正之說註執牛羊言故破殘為萮特無事自據耳疏謂人于日食少牢是矣又自天子日食大牢不知何據陳氏集說云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不殺牛此言諸侯也蓋惑於疏說矣未深究膳用六牲之義故為此說耳按前人謂膳夫膳用六牲蓋大祭言王之所食有此數種非一時盡共之其說是也愚謂彼非王之所食據彼經言王之饋則祭祀賓客燕飲所有其不可以証日食大牢審矣不當謂此節為諸侯言也

但君字既兼天子諸侯則大夫士亦當兼天子諸侯之大夫士言之然據曲禮天子之大夫用牛則無故亦可殺羊此無故不殺羊故疏為諸侯之大夫其說亦合故參之可删云此記歸到凡有血氣之類則專為愛物之仁而發其言君又言大夫及士似以名分言之然亦大聚約略之詞非必分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細別言之也蓋君用牛處多患其妄殺牛故特明之曰無故不殺牛此天子與諸侯皆然大夫士禮用牛少不患其妄殺牛故第明之曰無故

 玉棨

不敍羊與犬豕而已此亦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皆然者也孔第以諸侯之大夫言失之矣其說頗合並存之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訂義註不舉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衣布以下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
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列之言遮列也雖不
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遠謂作漸也疏按春秋
閔二年秋入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為閔之破亂與山年同故引之疏此謂
建子之月至建未月也若按文公十年自正月
不雨至於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為災若據周
正言之既言秋七月不雨云不為災明八月不
雨則為災此據文十年自正月不雨故云謂建
子之月也按僖公三年傳云自十月不雨至於
五月不曰旱不為災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

於秋七月比經直云至於八月不雨不云初不雨之月鄭必知建子之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爲說云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者按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甯云喜其有益也則春秋經諸書雩皆是得雨不得雨曰旱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然傳云其秋七月不雨不爲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則是周之夏也建卯建辰建巳之月而書大旱者

至秋仍不雨而進書於長故云夏大旱前綜論天子素服素車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君衣布者謂身衣布衣也搢本者君遭凶年搢挿士笏故云搢本關梁不租者關謂關門津謂津梁租謂課税以其凶年故不課税山澤列而不賦者列謂遮列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有損傷於物不賦歛也土功不興者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三鬴則猶興土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

猶有一日之役

疑義謂關梁不析此周禮也然則關但譏而不征疏云殷則關但譏而不征者按王制云關譏而不征譏謂呵察但呵察其非不征税王制是殷禮故云殷也

是華案關市譏而不征本文王法註乃以為殷禮次誤王制與周禮異處鄭但以夏殷言蓋想當說非實有所據也八月不雨大槩以夏正之春夏秋言註言周正姑存之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訂義註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

所之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疏此
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定龜者按龜人云天
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
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
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
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
弇果後弇獵左倪雷右倪若定之者其所當用
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
用雷之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
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註

云墨兆廣也但坼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為璺坼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註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是大坼稱為兆廣小坼稱為兆璺也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幦音覓犆音直

訂義註幦覆苓也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但之朝車與齊車同飾既苓即式也但車式以苓為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苓

工記註云較式之飾者前者也此云幦覆冬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文屬禮中車作禊以古字耳三皆用也知幦是覆本者少儀云負良綏中之西范諸幦是也云植讀宦如良道而行之真者按論詩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故讀如之云此君齊車之飾若以大夫凡士官云齊車故如此君齊車之飾此經或有齊字者若說也若有齊字鄭不須此註皇氏云君說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幭以虎皮為幭設據諸說與公說亦寫迭之如亦祭車之飾比用其幦者當是異代禮式可詩傳據以虎皮飾幦謂之淺幭也據此註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疏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

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是華素朝車下當有脫

闕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訂義注當户鄉明東首首生氣也必興敬天之怒疏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居之義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杼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訂義注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為羞籩豆之實二巾刷去垢也杼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也連猶同也進飲亦盈氣

也疏盥洗手沐稷而靧粱者沐沐髮也靧洗面
也取稷粱之湯汁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
然此大夫禮耳人君沐靧皆粱也櫛用樿櫛者
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為除垢膩故用白理
澀木以為梳髮晞用象櫛者晞乾燥也沐已燥
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進禨進羞者
禨謂酒也故少儀註云沐而飲酒曰禨是沐罷
必進禨酒又進羞羞謂羞籩豆之實知非庶羞
者庶羞為食而設今進禨則飲酒為飲設羞故
知是羞籩豆從以籩人羞籩之下註引少牢主

人酬尸卒夫羞房中之羞是酬尸之後而有羞籩羞豆也故知非庶羞是進羞也工乃升歌者人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所以進禨進羞乃歌者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皇氏云進禨謂琮與少儀注違非其義也出杅者杅浴之盆也浴時入盆中浴浴竟而出盆也履蒯席者履踐也蒯菲草席澀出杅而腳踐履澀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者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閩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
矣

訂義註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反玉玉佩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疏史進象笏者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皇氏載諸所解者不同以此爲勝故存之耳書思對命者思謂意所思念將以告君對謂君有所問以事對君

命謂所受君命將以奉行以笏書此三事故云書思對命也既服習容觀玉聲者既服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習儀觀容聽己佩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乃出者習儀竟而出也揖私朝煇如也者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煇光儀也大夫行出至己之私朝揖其屬徒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者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煇色而往適君朝矣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荼詘作舒

訂義註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大之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為荼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

疏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註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或此文也云終葵首者杼上人廣其首終葵首謂椎頭也故許慎說文玉椎擊也齊人謂之終葵首言所杼之上又廣其首廣於珽身頭方如椎頭故云終葵首引相玉書六寸明自炤者

謂珽是玉也餘物皆先炤於外唯珽玉光自炤於內內合明也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者按說文懦采也所畏在前多舒緩故云舒懦者所畏在前也知人故其下若以經云前後詘先知又故其下故下註云大夫士文杼其下若廣二寸是也

疏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之事方正於天下也若言珽然無所詘示己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諸侯荼前詘後直者前詘謂圓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若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次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若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山陰陸氏曰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夫未杼上終

葵首讓於天子也讓於先王也珽珽而已無所詘焉蓋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褻先王執冒搢珽以朝羣臣以見諸侯仁以冒之義以臨之諸侯稱荼聽天子稱珽荼紱也言詘於天子而已大夫無所不讓是以不得謂笏為荼珽義也荼仁也笏禮而已故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言卿則進退遲速有在我者矣大夫以下謂之笏而已今比不言笏言無所不讓笏非所言也前詘剡其上而已前後詘上下剡也鄭氏謂前詘圜殺其首後詘又殺其下

而闕誤矣從華東北與所設及考工之制不同故合鄭陸二說並存之以待參詳方如推頭說詳春官此刪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為去聲

訂義註引鄭也黨鄉之細者退謂窮側也不由前為躐席升必由下也不盡席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去席尺食為污席也疏此一節廣論臣之侍坐於君之儀并顯君賜食賜酒肉飲之節焉明與凡人飲食之禮侍坐則必退席者若

側旁有別席則退受側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者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是鄉之細者而屬於鄉居其鄉之旁側今偕之為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為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畢謙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坐故註云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為躐席者疏云失節而踐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延年案此則所謂為躐席者為恐有躐席之失敬不由前也按鄉飲

酒禮賓席於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於阼階介席於西階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者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于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者食為其汙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若解席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食為汙席入頭既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坐便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陳氏集說曰按疏說席之上下固為明白竊意發席以下八字當作

一句而為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己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廷華案此說說未存之

疑義註讀書聲當開導若疏擬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則主人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若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

廷華案讀書必有疑問當近長者故坐與席旅

註說陋鄉飲註由便說之非彼柔詳之此疏又造為尋常及有事說以別之尤外即據彼經文介北升南降正在行禮之時不得謂尋常無事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訂義註命然後祭者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

侍食則不祭俟候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
嘗之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
飯飲利將食也羞近辟食味也嘗之者必先徧
嘗之順者從近始也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
食也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三飯臣勸君
食如是可也執飯與醬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
也

疏此經食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
此經從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
授已之從若也故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東敢飯
與等以降西而坐奠於階西註云不以出者非
謂當得食也若非君以但降賓者則徹以授主
人相者故客禮云客若降等入云卒食客自前
說徹飯齊以授相者註云道也相者主人貴饌
者以非已所得故授主人之袒若賓主敢者則

玉藻

徹於西序端故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相食徹於西序端註云亦親徹是也自踐此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若此廣明侍坐法也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若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也所以爾者亦猶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飲而俟若禮食未飧必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嘗羞畢

而歌飲以俟君瞭良乃敢飧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為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則俟君之飧然後食者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飧也飯飲而俟者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喉以俟君也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以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又猶未自專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也所以然者若遍次前食遠者則為貪好味

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己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辟貪味也君未覆手不敢飱者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殽粒汚著之也飱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飱以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飱者既猶畢竟也飯飱也君食畢竟而又飱則臣乃敢飱明不先君而飽也飯飱者三

飯也者三飯並謂飧也謂三度飧之君既徹者既已也謂君食竟已徹饌也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謂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從者

疏義誌君食先嘗忠孝也

廷華案疾不嘗藥固可謂之不忠若君食先嘗而即以為忠孝是不敢信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惟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係平 係點 渙反

訂義註不飽不盡食謙也不祭水漿非盛饌也已循大也祭之為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按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設爲之也疏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肉明凡人相敵為食之禮凡備食不盡食者此明勸食於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若此通也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所以不盡食不飽者謙退不敢自足唯水漿不祭者言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若祭為已傺卑若已大也傺厭也此解不祭水漿之意若祭水漿為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嚴陵方氏曰

侑食則勸人盡食而已不盡食不飽所謂共食

不飽也山陰陸氏曰食於人不飽釋不盡食之

義足草甚陸人云上言凡食下言君若賜爵則水發亦係蓋通上下卿氏謂甚於君則係之訣矣若公食大夫宰夫執舞漿以進賓主祭遂飲案非比祭也不知六飲之外則無二漿其說未的要之水漿本卑而君賜則重訖有祭不祭之公不當因為之說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

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

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洒社或作祭

訓義註俟者不敢先君盡爵洒如肅敬貌言言

知敬貌斯猶耳也油油說敬貌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隱辟使逡巡而退若履也疏此一節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者俟君飲盡已乃授虛爵與相者也必在君前先飲者亦示其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者亦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夕侍若始得爵也若其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者言初受一爵而顏色肅敬洒如也如者如此義謂如似洒

然故論語云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及踧踖如也
皆謂容色如此二爵而言言斯若此事上恒敬
既受二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斯耳也耳是助
句之辭皇氏云讀言爲誾義亦通也禮已三爵
而油油若言侍君小燕之禮止三爵顏色和說
而油油說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
爵非禮也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者坐跪也
初跪說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
隱辟而著之坐左納右若納猶著也若坐左膝
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逡華

案三禮本作二爵而言訖云飲二爵可以語也人云言斯禮也訖云言必以禮也其說似勝於鄭所謂言若其養老乞言之禮與並存之

疑義疏此經云再拜稽首受於尊所曲禮云拜受於尊所此經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若熊氏云文雖不同互以相備皆先受而後再拜今刪定以為燕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饗燕大飲者以此下

亦受一爵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諸燕禮非唯三爵而已

廷華案儀禮之例皆先拜後受以受則手有所執不能拜也燕禮正禮皆然則不可謂先拜後受非饗燕大飲法也惟無筭爵乃有先受後拜之節此疏所引與受爵云云是也其時禮節漸殺故行正禮時降拜於堂下此第降拜於席下與正禮不同尚得曰皆先受後拜耶若以無筭爵為大飲則亦惟大飲時先受後拜不得謂之皆先受後拜也且無筭爵為燕禮大禮之末節

亦爲得第以朝夕侍君爲說耶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

訂義註上玄酒不忘古也面猶鄉也皆酒若飲賤者不備禮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疏按鄉飲酒禮設兩壺於房戶間有斯禁故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也今按特牲禮註云棜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棜是以言棜也疏唯君面尊者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故引燕禮燕臣子之法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

鄉尊也唯黎野人皆酒者黎野人謂蜡祭是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味故唯酒而無水也

疑義註燕禮曰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疏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之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若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者是也大夫士側尊者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客主共之也棜大夫士也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

尊一甒醴在服北註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
廷芊案記言側尊若如士冠禮側尊說則側為
特謂一甒無偶也今明言玄酒則有偶矣註所
緣燕禮方壺瓦大各兩皆有玄酒洎不可以特
言矣註既泥然引之疏求側之義而亦得遂為
賓主兩楹旁側夾之之說以解之不知所據若
謂即據燕禮言則彼經君臣之尊俱在東楹之
西若以東楹之西為旁側則君尊亦當曰側胡
獨於大夫士謂之側尊且東楹之西去西楹甚
遠亦不得曰兩楹旁側夾之也況自以北為東

西横行與燕禮南北為列不同則又合燕禮而自為之說尤不可解也竊謂側即疏所謂旁側側尊即疏所引鄉飲義賓主間之尊蓋賓在中堂尊在賓東故曰旁側也若必如燕禮合君尊言則大夫之遠矣要知記言君大夫士又言野人則當分別言之不必強合也又據燕禮尊南南上蓋據寡言該則去蓋用給若錫等曰在尊南南上兩說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

緌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訂義註玄冠以下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齊冠言齊時所服也子姓之冠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紕緣邊也縞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既知始冠之冠者以文承上始冠之下故知玄冠素紕纓是天子始冠也云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者按鄭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其緌也吾未之聞也謂大夫士也此云續緌諸侯之冠故云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上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冠可知更云緇布冠續緌諸侯之

所得故素縞重若云冠日長其緌下時縞是子組冠
出冠云粗麻者既縞未祥者漸而畢冠冠也姓緌者
不名縞祥衣縞祥祥紕云則古冠其春春吉云等為
知而冠祭捨也之祭吉人服故吉冠共異而不皆綫
有六祥之期故後之雜之縞也當與材色飾純與起
何素祭時纓此微服記除冠不祥冬組故也吉士文
怨冠之以注文中採又也注言祭身緣云故也同也
後文後素 以云等此云於云素之皆邊古 云者姓諸
也無以為明既子而既之縞為時用者者不素生侯
疏 縞冠如祥衣縞祥為冠紕冬縞謂冠純用也唯
此 為以此之情二綏則表故著但緣冬吉玄孫續
一一 冠縞而冠故注不别純衣朝以冠殊也玄是緌
節 以為皇間加皆當服吉服服素而如冬是子為
廣 素紕氏傳以云縞鄭祭小首緣邊鄭用吉之英
論 為組以曰素祥者云服記著耳及此玄冠所其
上 紕得為大紕祭必祭也云縞縞冠言而用生頂
下 示冠縞祥 以縞縞稍雖除近是冬則冠縞故項
及 紕名重素素冠鄭縞記衣以生之漢用縞云青

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髦記者雜錄廁在其間始冠緇布冠者言初加冠大夫士皆三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者自從也從諸侯下達於士始冠緇布冠漆孤又云諸侯四加緌詳此冠此刑延華紫綬綬其緌也疑義註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疏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加齊謂祭記時忌此齊宗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玄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若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爵祭亦玄緇齊冕齊祭冕冠也必知孤亦玄冠齊若以諸侯同玄冠齊服孤宗玄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緌既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雖紫紅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

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大同換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黑則天子大夫與諸侯祢同示爵弁祭玄冠齊比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為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大同但朝殺以祭使與鄭拄以命以上齊祭其冠於文為七是氏之謂非也其天于之祭玄是祭則玄冠齊綏與是祭則玄見齊以次義之可初也此亦無氏之說比云而命齊祭其冠若謂日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答趙商問云以雜記大大見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是為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親註似若但祀於已祭不可通之也鄭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見士弁而祭於君齊將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其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其云何以亦其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義弁故而鄭註殺責氏云云齊服服義見則士之爵服服玄端不服爵弁若熊氏云若士助云祭記服冕弁冠助云受朝冠齊服則服玄端義玄然也

玉藻

廷華案太古非時法說士冠禮詳之又齊與祭自應異冠祭自天子以下亦當應上服蓋祭服如尸尸服卒者之上服則祭服亦上服可知春官司服註據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謂下自祭皆玄冠愚辨之詳矣此所謂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正以明士大夫齊祭皆玄冠耳不知士畢齊祭同冠則司服士自皮弁而下玄端已在其中乃人別言齊服且又止言齊而不言祭則異服可知今以理論祭貴乎敬齊服已服十日而又服之以祭不已褻乎疏說特即司

服註而申之要旨由說司服疏已詳此不復贅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訂義註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詳不齒所放不帥教者既知未縞冠素紕若以文承上縞冠素冠之下但垂緌為與其服既詳冠而加素緌五寸也

疑義疏鄭知惰游罷民者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

廷華案記止言垂緌鄭承上縞冠言於義為近若以惰游為罷民蓋謂惰游亦罷民之一要與坐嘉石之罷民不同既以彼証之恐誤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訂義註居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有事乃緌則燕無事者去飾緌燕居之冠屬武於冠謂武相連屬燕居弁冕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訂義註送喪不散麻始喪不備禮不髦去為子之飾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玄冠緌當用繢險始死三日之前要絰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不闋冠之義紀者雖廢其間如帛帶為白

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白緇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

疑義說桓公羔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疏知疑僭宋若以祭則公用八牲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衮桓公用紫緌皆宋王者之後云緌當用緌若以上大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故知也

是筆案註憑虛造為此語疏人以八牲大路解之妾矣然據此亦見成王賜之說之謬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裹布非禮也

訂義註三謂大夫士也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四肘者二尺二寸之節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邊也非禮者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朝服之端麻衣也中衣用布除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久深衣祭牢肉

此云朝玄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視
衽朝故服玄端若朝君之稀則朝服也朝服其
衣與玄端無異若大夫矣夕異衣朝服其士則
用玄端故士雖禮註云玄端士矣夕於朝之服
是也其私朝凡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裳氏
以為此玄端是朝君之服若然朝禮君但同服
上交君朝服夕深衣此文與君無異鄭何得註
云大夫士也深裳氏之哉非也云三之以尺二
寸者接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
寸一幅破為二四連各大一寸總有一尺八寸
無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
頭總下殺頭總上要中二十幅廣各六寸故為
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
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
二寸上闊六寸狹頭總上交裂一幅而為之云
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若裳氏云言凡衽
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衣殺而下謂裳服之衽
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
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若謂深
衣與喪服相對為小要兩當旁有此衽然氏大

意與皇反同或較而下謂朝祭之服耳云社屬
衣則土而於之者謂表服及燕白朝祭之社云
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若謂深衣之社云上下
桐變若上讀是陽陽殺紳故故坐而下下讀是
陰陰主狀飲故縫而合之今則定深衣之上獨
得社名不服後他餘服相對為社何以知之深
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社鄭
註深衣稱邊今之由話則冒兩邊有也但此等
無文言之凡從先儒之裳縫袂拎一尺若幅廣
二尺二寸以半幅幾續袂口拎餘一尺云深衣
則緣而已若若長衣拎必用素而中衣所或布
或素遺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若所施異
故也裏中若之則曰中衣若露若之則曰長衣
故鄭註深衣日綠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
以帛裏布非禮也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
帛也皮升服朝服玄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三
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升用布也然云
朝服人云云端者朝服指玄衣素裳而玄端裳
色多禮或朱裳玄黃裳裳之屬廣言之
而小祥衣喪說帛中衣者吉凶異故也
也疏曰

此以下至弗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褻裼襲之事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深衣三袪者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縫齊倍要者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衽當旁者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袂可以回肘者袂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長中繼揜尺者謂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袷二寸者袷謂深

[illegible]

衣也頋廣二寸袪尺二寸若袪謂深衣袂口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故註云袪袂口也緣廣寸半若謂深衣邊以緣飾之者廣寸半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

訂義註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者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正間色謂冕服玄上纁下疏此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別服此玄端玄裳以綠云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开采色之中玄貴黃也玄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為閒色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駵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東為木木色青木剋土土黃并以所剋為閒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

閒南為火火赤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西為金金白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駵黃是中央閒中央為土土剋水水黑故駵黃之色黃黑也疏織者前染絲後

織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大夫

以上衣織染絲織衣也士衣染繒下文居士錦

帶者直以錦為帶非為衣也唐傳云古者有命

民有飾車駢馬衣錦者非所法大夫以上得衣

織衣而禮運云衣其澣帛謂先代禮尚質故也

疑義疏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有經而

等也故服錦服

廷華案庶人錦衣不知所指若禮不下庶人及經而等說則庶人豈皆可常刱自為耶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振依註作袗

訂義該列采正服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襲皆當表之乃出衣裘必當裼也此下曲禮註引論語云當暑袗絺綌是論語太有為袗字者云形且裘皆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襲解表裘在衣外可卽襲二者皆加衣衣乃出也上疏禮弓云裼裘襲裘謂若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裼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据襲裼

衣不露裼衣為異耳若褻衣不得入公門也

纊為繭縕為袍襌為絅帛為褶

訂義註衣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襌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疏如鄭此言云纊謂今纊著謂好綿也則纊鄭註之時以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故云纊謂今纊及舊絮也○見草案新綿故曰好舊絮故曰惡陳氏集說曰衣著用新綿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有表無裏謂之絅有衣裏無著謂之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訂義註孔子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不先服蹢若衛文公者太道不合於道然知非天子之朝服而云諸侯與羣臣者以上大皆云不入公門下云唯君有黼裘入云君衣狐白裘皆據諸侯之禮故知此亦據諸侯也○是筆紫衛文以指大布之衣言疏卒朔然後服之者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疑義註亦借宋王者之後疏亦者王上玄纁紫綫是借宋王者之後知宋朝服以縞者按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然服則為朝服宋是殷後故云朝服以縞也○說見上桓公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訂義註偕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
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也時大夫
猶有大裘也疏經云黼裘大裘非古而云大夫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為之故言唯君以譏之也猶君諸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
狐白為黼文以作裘也誓者皆秋也大裘天子
郊服也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不得用大裘常時
有者非似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皆
故譏之云非古也延革禁誓誓軍旅及田省省
耕歛也
疑義註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

田之禮疏冬始裘而狄云裘若為狄裘始晳采須成故狄而用翻為裘也○詳天官司

柒裘